

（第）五期特刊

革命时期的中国人

中国展望出版社

革命时期的中国人

〔美〕史沫特莱著 麦金农编

王恩光 许邦兴 刘 湖 译

中国展望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录了中国人民熟悉的朋友、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的十八篇实地见闻短文。这些文章记述了当时我国各革命阶段、各阶层人物活动的一些真实情况，反映了旧中国社会的黑暗，人民灾难的深重以及革命斗争的艰苦。

本书对广大读者了解过去会有很大裨益。也可作研究和学习党史、近代史、新闻史的参考资料。

革 命 时 期 的 中 国 人

〔美〕史沫特莱著 麦金农编
王恩光 许邦兴 刘湖泽

•

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北京市朝阳区展望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6.75印张 4插页
150千字 1984年10月 北京第1版
1984年11月 第1次印刷 1—20,000册

统一书号：10271·009 定价：1.05元

谨 献 给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两 国 人 民 之 间 的 友 谊

Agnes Smedley
**PORTRAITS OF CHINESE WOMEN
IN REVOLUTIO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n
MacKinnon and Steve MacKinnon

Feminest Press, Box 334, Old Westbury,
New York 11568, U. S. A. 1976

译 者 的 话

在建国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缅怀已经作古的许多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样，我们也缅怀已经离世的那些为中国革命事业作过贡献的外国朋友，其中一位就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出版了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的中译本（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三联书店1981年重印）。粉碎四人帮后，又出版了她倾注全部心血写成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中译本（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现在这部《革命时期的中国人》，则是史沫特莱著作的第三部中译本。我们选择在建国三十五周年出版此书，是借此对她表示一点纪念之意。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这三部中译本，各有特色。如果说，第一、第二两部是传记性的长篇著作，那末这第三部却是一部短篇小说集。由于史沫特莱生前向世界报道中国革命的大量稿件都是用这种短篇小说或杂文的形式发表的，因此，出版这本文集的中译本，有着它独特的意义。

关于史沫特莱的生平，在《大地的女儿》中译本《序》和《伟大的道路》的《中译本校者序言》中均有介绍，本书英文版原编者序中还有更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史沫特莱对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这是众所周知的事。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阔别二十年的美国朋友斯诺时，在第一句话中就向史沫特莱表示深切的悼念。

史沫特莱和斯诺都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史沫特莱去世后，是斯诺替她在美国举行了追悼会。事出有巧，1982年，斯诺夫人根据斯诺生前遗著和书信编成的集子《斯诺眼中的中国》在我国出版了中译本（中国学术出版社出版）；今年，麦金农根据史沫特莱生前遗著编成的这部作品集又在我国出版了中译本。在翻译校订这两部作品的过程中，觉得这两位美国朋友有着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是美国记者、作家；两人都在帝国主义、中国反动势力横行于旧中国的时候来到中国，住留的时间也大致相同；他们都用犀利的笔向全世界如实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斗争的艰苦和希望，戳穿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虚伪宣传；他们都备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一个被逼迁居瑞士，一个前往英国，先后都病故在异乡，并在遗嘱中交代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中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两人都热爱中国。史沫特莱在去世前不久写给朱德同志的一封信中说：“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斯诺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 应 该 是 中 国 的 一 部 分。我的一部分应该始终留在中国黄褐色的山岭上，留在她绿色的梯田上……首先，应该留给那些……士兵，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生存……。”斯诺临终时用生命的最后力量向马海德医生讲出的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史沫特莱在去世前半年多向在伦敦参加英中友协成立大会的我国青年学生胡其安同志激动地表示：“……我将申请归化为中国人。……倘若有一天我终究能成为中国籍公民，将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她的这一愿望虽未实现，但她的骨灰已安葬在我国北京八宝山革

命公墓，朱德同志亲笔为墓碑题字。

史沫特莱在我国十一年，一直参加中国革命活动（包括早期的“左联”文化运动），并以较长时间亲身参加新四军、八路军的活动，她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感性认识是相当丰富的。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采访见闻，撰写了大批短篇小说和杂文，陆续选编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攻》、《中国的战歌》等几部作品集。这几部作品集中，都浸透着史沫特莱本人的革命感情，文笔动人，而不象国际上一般新闻记者所采用的那种旁白式的笔调。读着读着，往往使人感到作者是一名中国革命作家，而不是一位外国记者。

这部《革命时期的中国人》是根据上述几本作品中的十八篇短文编成的。它主要反映了许多中国革命妇女的英雄形象，描绘了旧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悲惨境况，鞭鞑了少数背叛革命的堕落者，同时也收集了史沫特莱记叙中国人的其它著名短文。

虽然史沫特莱是位美国作家，但她描写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取材于中国，创作于中国，也应该是或至少共属于中国革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翻译校订完本书以后，感到它只是史沫特莱大批短篇创作中的一部分。如果能把上述几本作品集陆续译成中文出版，那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广大读者，特别是中国年轻一代的读者，看看一位外国朋友笔下介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数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经历，再看看这位外国朋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所抱的坚定信心和她的献身精神，必然会从中受到鼓舞和启迪。史沫特莱同我国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着深厚的情谊，在我国文化界、新闻界、学术界也有不少友好，目前还

有不少同志健在。他们都很关心史沫特莱的著作，关心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希望这本《革命时期的中国人》的中译本出版，能有助于进一步加深这种友谊，并引起我国读者对史沫特莱其他几部作品集的关注，早日出版中译本。

本书由王恩光同志校订。在校订过程中，承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同志，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中心委员会等单位许多同志提供多种有关文献资料，特此表示谢意。

1984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1
苦难曲	29
献身者	34
奉天五女子	55
徐美玲	62
行尸走肉	68
贵柱的故事	80
烈士的遗孀	93
难民	109
中国的显贵们	114
宋美龄与萧红	122
缫丝工人	125
青年与妇女委员会	133
女雇农	136
妇女参加抗战	141
我的中国儿子	148
白色恐怖片断	161
共产党员单菲	170
矿工家属	178

后记.....	181
照片说明.....	206

封面题字：丁 玲
封面设计：张 明
责任校对：陈昌文
责任编辑：宋 剑

序 言

简·麦金农 史蒂夫·麦金农

1973年，妇女运动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随着美国人重新恢复对中国的关心，史沫特莱（公元1892—1950）已成为新一代人的重要发言人。她是一位作家，是革命运动的参与者，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妇女运动者，了解这一点的人们，无不受感于史沫特莱的精神而投身于他们自己的斗争之中。史沫特莱揭露了美国监狱中的种种黑幕；她在德国、印度和中国从事创建节制生育门诊所的工作；她为帮助组织印度反英革命运动筹措经费；她保护中国作家免受蒋介石的迫害；她成为一名具有国际地位的战地记者；她为援助中国抗战征募捐款；她替中国红军游击队护理伤员；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进行斗争。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一生的著述和经历，对于当前为争取自决权和新的社会制度而进行工作的其他人士来说，具有一种新的重要意义。

史沫特莱的活跃精神和她的妇女解放主义来自她的个人

* 麦卡锡 (Joseph Raymond McCarthy, 1908—1957)，1946年后任美国参议员。任议员期间，以充当反共急先锋著称，操纵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对许多机构和个人进行“忠诚调查”，打击民主和进步力量，制造恐怖气氛。他的观点和做法被称为麦卡锡主义。——译注

出身和阶级背景。她出生在密苏里州北部的农村贫苦之家，在美国西部许多贫穷小镇的棚屋中和矿山的帐篷中度过了童年。她的父亲嗜酒如命，悲观失望，虽是文盲，却善于讲故事。直至他到洛克菲勒设在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的矿山当了一名煤矿工人，情绪垮了，就不再讲故事了。史沫特莱的母亲拖儿带女，还给人家洗衣服。操劳过度，营养不良，风吹日晒，精疲力尽，使她不到四十岁就离开了人世。史沫特莱自幼受到杰西·詹姆士*浪漫故事的熏陶，受到美国西部牧童民谣的感染，在她身上有着美国旧时西部那种炽热的个人主义的烙印；同时也受到经济现实的逼迫而在年仅十二岁时受雇当女仆，使她敏锐地理解到谋生——特别是对于一名妇女来说是怎么回事。史沫特莱一家赤贫如洗，不得不靠她一个当妓女的姑姑给点接济，同这位亲戚的关系，使她终生感到既自豪又惭愧（史沫特莱生前最后的兴趣之一是在英国研究娼妓问题）。她从母亲和姑姑的具体生活中见到，下层阶级妇女们为一次又一次地受孕、生孩子和带孩子而饱受辛酸，害怕自己会堕落成这样的妇女。这种情绪在她一生中始终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并激励着她的工作。

她的母亲还向她灌输另一种梦想，那是一种在劳动人民的经历中无时不有的梦想，认为妇女应该通过教育自己解放自己。在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一书中，她用西南地区丰富的地方性资料，准确地描绘了她为实现这一梦想所遭遇到的种种苦难。在她家庭经济状况稳定期间，她偶然有机会上小学读书。1911至1912年，坦佩师范学校（现今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为她提供了第一次重要的教育机会。此时，她

* 杰西·詹姆士(Jesse James)是美国西部故事中的传奇人物。——译注

担任了校刊的编辑。她撰写的有关这一时期许多故事显然都是自传体的，其中有些故事在十八年以后写在《大地的女儿》一书之中。在坦佩师范学校，史沫特莱结识了她的第一个丈夫欧内斯特·布伦廷和布伦廷的姐姐索尔伯格。这两个人对史沫特莱的影响很大，然而，正象在她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史沫特莱害怕性生活和怀孕，害怕人工流产时感情上的痛苦，结果只能同丈夫离婚。通过在坦佩师范学校和后来在圣迭戈州立大学（当时叫圣迭戈师范学校）学习，她的教育程度有了提高，足以使她于1914年在圣迭戈师范学校求得了一个打字教员的职位。两年以后，她又失去了这个职位，因为她同社会党有联系；同参与1912年圣迭戈言论自由运动的人士也有联系，可能还因为她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有过接触。由于失业和为了寻找更深入的政治教育，史沫特莱决定向东前往纽约。

1917—1920年，史沫特莱在纽约居留。她精力充沛，活动能力很强。她一面给人当秘书，一面为社会党的党报《号召》和玛格丽特·桑格主编的《节制生育评论》撰写稿件。后来她愈来愈深地卷入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国政府把印度的民族主义看作是一种颠覆活动，把美国支持印度民族主义的人看作是叛徒。英、美两国的谍报人员密切注视着史沫特莱的行动，他们追逐史沫特莱长达三十多年，追逐活动波及三大洲。1918年3月，史沫特莱和一名印度民族主义活动家纳斯·戈斯在纽约被捕。根据间谍法，控告他们煽动反对英国统治印度的叛乱活动和伪装外交人员。战争时期的歇斯底里又使这一控告变成了德国反对我盟国英国的一件阴谋案的组成部分。在汤姆斯监狱囚禁六个月之后，由于对史沫特莱的控告中，有一条是触犯了当地的一

项反节制生育法令，史沫特莱被保释出狱。保释金是由玛格丽特·桑格弄来的。在《号召》这份刊物中，史沫特莱发表了一篇文章《铁窗难友》，描写四名与她一起坐牢的女囚犯。^①监狱生活加深了她的激进主义观点，使她更多地卷入印度的革命运动。即使在控告尚未撤消以前（1923年才正式撤消），她就主编一份通讯刊物《印度新闻报道》，并担任印度解放之友社的执行秘书，为该社撰写文章和募集基金。^②

1920年，英国谍报部门和美国司法部采取联合行动，使美国的印度革命活动大受压制。那时候，史沫特莱的思想也已超越了象拉拉·拉巴特·莱伊（《大地的女儿》中那位慈父般的教授式人物）这些她早期导师们的温和思想，倾向于在印度发动武装革命。因此，她决定移居德国，参加一个名叫“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大地的女儿》的最后部分故事的地点虽然是在美国，但却描绘了她在德国这段期间的经历和紧张活动的考验。

柏林当时是海外印度解放活动的中心，于是史沫特莱就直接移居到这个中心。1921年，埃玛·戈德曼是这样描写她和她的一位印度同伴的：

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是一位忠诚和真正的叛逆者。看来，除了为印度受压迫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以外，她的生活中没有别的兴趣。查托（她的印度朋友）则文质彬彬、才智横溢，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个有点功于心计的人。他自称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十分明显，他是一个印地民族主义者，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了印地民族主义事业。^③

戈德曼不那么喜欢的这个“功于心计”的人就是维伦特拉纳斯·查托帕达雅，他是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长期以来的组织者和智囊人物。他后来成为史沫特莱的未婚同居丈夫，也是史沫特莱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师。但是，她同查托（人们都这样称呼他）的关系终于损害了她的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M. N. 罗伊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说，她同查托的关系，使其他印度革命人士同查托之间产生了对立情绪：

……著名的革命家查托帕达雅，当然是惹人喜爱的。大家知道，她（史沫特莱）来到了柏林，同查托同居了好几年。看来，她是为了毒化查托的思想，使查托反对我。总之，她是印度革命组织内部的一个恶魔……由于她的影响，查托这个机智而脚踏实地的人才改变了他的作法。最后我终于知道革命组织的内部有其他成员都从心底里不喜欢她，因为她自命为比印度人还要热爱印度的爱国者……④

在《大地的女儿》一书中，和在四十年代给朋友们的通信中，史沫特莱讲述了这段故事中自己的一面：她不仅要为革命组织筹措资金而奋力工作，她还要象奴仆一样替男人们做饭理家，而那些男人们却坐在一旁高谈革命。她还说，其他印度革命家都承认她对革命事业的积极贡献。例如，尼赫鲁于1926年在柏林同史沫特莱相遇，对她的印象极深，并于印度独立后，请她去访问印度。时隔二十多年之后，尼赫鲁*还于1949年

* 尼赫鲁 (Jawaharal Nehru, 1889—1964)，1947年印度独立后任总理，一直任职到逝世。他还是印度现任总理英迪拉·甘地的父亲。——译注

在纽约会见了她。后来，史沫特莱深受全面精神打击之苦，为了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撰写《大地的女儿》是她的部分医治方法。从此以后，尽管她的私人事务和政治事务依然有意识地缠着她，但是史沫特莱再也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再也不把感情寄托在某个男人身上了。

象在纽约的时候一样，史沫特莱在柏林的政治活动和求学深造活动并不局限于印度革命运动。她继续从事妇女运动的各项活动，她同玛格丽特·桑格继续保持个人接触。1927年，她请桑格到德国进行一次旅行演讲，并于1928年协助开办了柏林第一个节制生育门诊所。她还在柏林大学讲授英国问题研究和美国问题研究的课程，并向校方申请让她当一名印度历史的博士研究生。她在德国撰写了许多关于印度历史和妇女问题的文章^⑤，有些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二十年代，她进入德国左派激进知识界。她同凯绥·珂勒惠支*交上了朋友，两人一起工作，翻译（英译德）节制生育的小册子并为小册子作插图。1928至1929年，德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法兰克福日报》（当时象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和沃尔特·

* 凯绥·珂勒惠支 (Käthe Kollwitz)，德国女版画家。作品以反对德国军国主义、表现正在兴起的人民斗争和反映德国工人运动等为题材，曾被希特勒赶出艺术学院，剥夺教授学衔。1943年被逐出柏林，一年多后死去。1936年鲁迅在我国出版了她的版画选集。——译注

** 贝尔托特·布莱希特 (Bertold Brecht, 1898—1956)，德国戏剧家和诗人。1918年11月参加德国巴燕工人起义。二十年代末曾在柏林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结合创作活动，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1933年因反对纳粹被迫流亡国外，先后到过欧洲许多国家，后经苏联赴美国。1948年才回到柏林。——译注